

091-091

277

西方社会学

第一卷

经 典 贡 献



A0972201

周晓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1卷, 经典贡献/周晓虹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208-04117-2

I. 西... II. 周... III. 社会学-历史-西方国家-1850~1920 IV. C91-091.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373 号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陈 楠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一卷 经典贡献

周晓虹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 插页 3 字数 438,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4117-2/C·124

定价 30.00 元

序 言

很久以前,曾读到过一段有关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互为攻讦的笑话:踌躇满志的自然科学家不屑一顾地对社会科学家说:“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已经将宇宙飞船送上了天,而你们却还在谈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面对自然科学家的讥讽,社会科学家轻松地笑答:“这不更说明我们的话题是亘古常新的吗。”

人类以往的历史和今天的发展,已经说明上述争议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牛顿、爱因斯坦,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为人类今天丰裕而有意义的生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这则笑话也提示我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极大的不同: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每一个进步常常表现为对其前辈及其理论假设的否定和抛弃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每一个成果则往往体现出对其前辈及其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尽管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凭借计算机、统计学或数量分析等手段,能够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作出细节丰富的论述,但却仍然能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孔子和孟子的论述中找到最初的理论雏形。思想所具备的明显的继承性特点,使得恩格斯曾说,提高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的最好途径,是学习以往的哲学史。而社会学大师罗伯特·默顿也一样借歌德之口告诫那些刚刚接触社会学的学生们要重视继承社会学的思想遗产:“为了占有你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你必须先把它赚过来。”^①

人类思考自身行为和由自己建构的社会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

^① See Merton R. K., Foreword to Coser L.,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7, p. viii.

即使从 1838 年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而导致一门新的学科诞生算起,至今也有 160 余年的历史了。这 160 余年来,作为现代性之后果的年轻的社会学,在无数大师和热衷思考人类和社会本性的普通人的推动下,不断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汲取养料,已经从人类知识的边缘逐渐移到了现代社会科学这一庞大知识体系的中心。而 160 余年来社会学领域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重大事件、思想流派,连同它们对社会进步与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更是构成了一篇篇引人注目的重彩华章。研究社会学历史发展中的人物、事件和理论流派,分析大师们的学术活动与当时的闻听人尤其是社会背景的关系,把握社会学在各个重大历史变迁时期的转变和走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学中一个与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一样富有挑战性的领域。

在中国社会学重建 20 周年之际,我之所以决定暂时从中国农民与中国农村、社会时尚和文化反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收回思绪,借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访问研究的机会,对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与理论体系作一番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思考,除了因为资料收集的便利(在哈佛 94 个大小不等的图书馆里我可以轻松地找到以前百求而难以一得的资料,而在它附近的十数个新旧书店中,我更是买到了数百本令人爱不释手的社会学著作),以及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研究的兴趣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社会学近 20 年来的重建和发展不但为这种思考提供了可能,而且使这种思考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样说的理由在于,正是以往 20 年中中国社会学取得的进步,以及它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使得它的从业者和学生再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对西方社会学在以往 100 多年的发展中的成就、经验和教训的思考,来提升自己的学术素养和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学术品质。

在确定将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的研究作为我未来几年的主要工作之后,接下来就面临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或视角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在以往关于社会学史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或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或依建构理论体系的需要,再或因手中资料的限制,常常以不同的

途径作为自己的叙述基础。前苏联社会学家科恩曾将这些研究途径归纳为 11 类,^①而美国社会学家 A. 英格尔斯则进一步归纳为如下三大类:(1)历史的途径,即我们力求通过对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去发现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社会学的传统关注点和兴趣是什么?简言之,我们会问:“大师们说了什么?”(2)经验的途径,即通过研究当代的社会学著作去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什么主题?换言之,“当代的社会学家们在干什么?”(3)分析的途径,我们可以据此任意地划分或界定某些大的主题,并将此置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之中。这种途径实际上是问:“理性的建议是什么?”^②15 年后,受英格尔斯的影响,杰瑞·萨基干脆认为,从上述三种角度或途径出发,社会学史研究者其实可以获得三种类型的社会学史:“首先,社会学史家可以去追溯我们研究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其次,社会学史家可以研究社会学问题(这些问题仍是当代社会学的关注中心)的发展过程,而不必去计较那些研究者。……再次,社会学史家可以关注有关调查社会事实的科学方法的发展过程。”^③这实际上是说,有关社会学史的研究可以包括“社会学思想史”、“社会学问题史”和“社会学分析史”。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尔斯和萨基都聪明地意识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学史,都会在我们获得某一向度上的纵深感的同时,失去对其他向度的深入洞悉。

我希望这部著作能在上述几种途径之间作一种综合,尤为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共时态的比较和历时态的叙述之间求得一种平衡。选择这样的研究途径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目前已经出版的由国内学者撰写的有关西方社会学的著作中,我认为多数既未处理好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理论推演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思想、问题和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大多数著作都是采用共时态的方法,分门别类地探

① 科恩:《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 页。

② Inkeles, A., *What is Sociology: A Introduction to The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4, P. 2.

③ Szacki, J.,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9, pp. xv-xvii.

讨西方社会学的思想、理论或学派,这就不能不在论述早期的经典人物和现代的主要理论的同时,忽略那些将这些人物和理论流派串连起来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无法纳入现存的某一理论或流派之中的那些同样重要的人物及其贡献。比如,我国现已出版的研究西方社会学的著作中,很难找到有关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或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专门论述,更难找到有关林德夫妇、维廉·怀特、赫伯特·甘斯、奥斯卡·刘易斯、塞缪尔·斯托夫,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论述。这些在西方社会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学派和人物所以被我们排除在论述之外,只是因为它们不属于现在被我们认定的那些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流派(如结构功能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以及社会交换论),或干脆因为他们只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而没有对建立上述宏大理论作出过贡献。

对一个撰写“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教科书的作者来说,这样的选择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对于接受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学生来说,单单横向地去把握现有的理论及其架构,而忽略西方社会学的纵向发展及其各类历史事件,却是不完整的。换言之,它虽使我们获得了现有的社会学的精神遗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精神遗产的积累过程和获得方法,以及在这些精神遗产的积累过程中那些“敲边鼓”的人们同样殚精竭虑的工作。

一如这部三卷本的著作的名称一样,对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体系的思考构成了我们论述的天地经纬。我想做的就是在论述西方社会学 100 多年来的历史发展的同时,分析在这段历史中起过并还在起作用的那些社会学思想遗产。多数学者将西方社会学以往 100 多年的历史划分为经典和现代两个时期,而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他的《社会学理论》一书的第四版中,已经辟出第四部分专门论述社会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①受瑞泽尔的启发,我们干脆将西方社会学的历史分为经典、现代和后现代三个时期。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如

^① Ritzre, G., *Sociological Theory*,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6, pp. 563—620.

果说在经典和现代之间这种划分是比较确定的话,那么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划分则是相对的。因为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并没有取代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存在空间,那些建立在现代科学观念和知识体系基础上的各种理论仍然是美国因此也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而且后现代社会理论也还没有形成十分确定的形态。因此,我们将本书的第一卷称作“经典贡献”,而将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称作“现代发展”和“后现代状况”。“发展”说明其过程尚未完结,“状况”则暗示其形态尚未确定。

如果要对这三个时期作一个简单的比较的话,那么有这样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如果说在社会学发展的经典时期常常是理论家个人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现代时期则突出地表现为理论流派的涌现;^①而到了后现代时期,理论家个人的作用则又开始凸现出来;其二,如果说经典时期是欧洲人君临天下,那么现代时期则是美国人在逐鹿中原,而后现代时期则又为欧洲思想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用三卷本的形式将这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同时又统一在一种共同的分析视野之下,既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时代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又方便我们对西方社会学 160 余年来历史作一个完整的关照。

在 1999 年初开始这部著作的写作后不久,我动身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因此,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主要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的。为此,我应该对那些为我在美国的研究、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诚挚帮助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E. Perry 教授为我访美作了周密的安排,我在哈佛的一年里常常获得她有益的帮助;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主任 E. Vogel 教授是以《日本名列第一》和《广东先行一步》而闻名东亚的社会学家,也是帕森斯的学

^① 美国社会学家 D. P. 约翰逊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在《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写道:“早期阶段强调理论家个人,当代则强调理论的流派,这种转移也反映了在这门学科中所发生的变化。尽管在当代社会学中确实有个别杰出的理论家,但社会学这一领域已不像初创时那样被个别人统治了。相反,随着这一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学被规定为一门主要学科,从重要的理论流派而不是个别理论家的角度,更能对这一领域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D. P. 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5 页)

生,他和我多次谈起过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兴衰,其中许多旁枝末节是只有经历了其间微妙变化的人才能够准确解读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丹尼尔·贝尔教授是我心仪已久的大师,我在哈佛期间,这位 81 岁的老人对我的教诲和帮助,至今仍是我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动力;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为我提供了十分宽裕的经济资助,使我能够在哈佛安心完成我的著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杜教授不但在儒家思想的研究上独树一帜,而且本身就是儒家伦理的身体力行者。另外,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 D. Davis 教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黄宗智(Philip C. Huang)教授也给我的研究以诸多指导,他们先后组织两校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讨论分析过我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和“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毛泽东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等著述,并安排我在完成哈佛大学的访问计划后,去他们所在的两所同样著名的大学从事短期访问。最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J. Hall 教授和西伊利诺大学社会学系的 Won. M. Hurh 教授也都以不同的方式给过我有益的建议和宝贵的帮助。显然,这些帮助不但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这部著作的写作,也使我了解到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批评本身就是知识增进的重要来源之一。

我应该感谢任频捷、李菁和冯媛媛三位小姐,她们细心为本书编制了主题和人名索引;另外,和以前一样,我还应该感谢将我的著作纳入出版计划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编辑李卫先生。前几年我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1997 年)一书的出版获得成功,不仅证实了他们的眼光和辛勤工作,而且也为我增添了继续从事社会学著述的动力。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鼓励,我很难有勇气接手这项既令人激动又使人寝食难安的著述。

周晓虹

2000 年 4 月初稿于哈佛大学

2001 年 8 月改毕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导论 西方社会学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构架	1
一、思想遗产:从古代希腊到 18 世纪	4
二、先驱者的贡献	9
三、来自变动社会的推动	16
四、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构架和基本范式	22
第一章 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助产婆	35
一、保守与进步:孔德的双重形象	36
二、实证主义的社会观与研究方法	40
三、社会秩序,或社会静力学的主题	43
四、社会进步与社会动力学	47
五、迈向人道宗教	50
第二章 斯宾塞与进化论社会学	55
一、斯宾塞和他的时代	56
二、有机体论与社会进化论	63
三、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	68
四、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诠释	72
第三章 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先驱	77
一、社会背景、生平与思想渊源	81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	87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剖析	93

四、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	100
五、阶级、阶级意识与社会变迁	107
六、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	114
第四章 托克维尔:站在门外的行家	117
一、准社会学家和标准的革命时代	118
二、民主与自由:美国的经验	123
三、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兰西的磨难	128
四、民主社会的理想类型	133
第五章 经验社会研究:理论之外的发展	141
一、从辛克莱到布思:英国经验研究的发轫	145
二、法国人凯特勒与勒·普累的贡献	151
三、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	156
四、挺进美利坚,或经验研究的制度化	161
第六章 从自然主义倒向心理主义	168
一、社会学中的自然主义学派	168
二、自然主义的危机与心理主义的兴起	175
三、本能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	179
四、群众心理学与模仿律	183
五、精神分析:非学院思潮的兴起	187
六、心理进化论,或美国社会学的雏形	192
第七章 帕雷托:来自意大利的声音	201
一、马基雅维里的三剑客	204
二、逻辑-经验:社会研究的科学方法	210
三、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	214
四、剩余物与衍生物:心理退化论的探索	219
五、社会系统与精英循环论	224

第八章 迪尔凯姆:社会学主义的巨擘	233
一、社会学主义的缘起	235
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242
三、社会:团结与分工	248
四、《自杀论》:社会学主义的思想产儿	253
五、宗教社会学	262
六、迪尔凯姆与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	267
第九章 滕尼斯:德国社会学的先声	276
一、反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	278
二、滕尼斯的社会学体系	284
三、社区与社会:新的概念类型	290
四、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	297
第十章 形式社会学:齐美尔的精神世界	304
一、心灵飘泊的“边际人”	306
二、社会学:寻找切入社会的视角	312
三、社会互动:形式与过程	321
四、冲突:社会形式的一种分析	327
五、为现代性搭脉,或文化社会学的寻访	333
第十一章 韦伯及其理解社会学	346
一、韦伯:时代背景与人生轨迹	347
二、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353
三、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	363
四、理性化的力量	369
五、权威、科层制与人性的铁笼	375
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384
七、思想来源与后继影响	389

第十二章 经典时代的尾声	396
一、库利:在经典与现代之间	398
二、凡伯伦:制度与工业社会	405
三、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曼海姆	412
四、索罗金,或经典社会学的终结	425
结语 经典社会学的特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435
一、社会学的假设与理论范式	436
二、经典社会学家的贡献与局限	453
主题索引	465
人名索引	477

导论 西方社会学的历史 背景与理论构架

个人是与人类整体不可分割的,是其中活生生的一分子。……他不能脱离人类整体;遗传和教育因素已经构成了他的生命。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给整体生活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美]查尔斯·库利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和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英]安东尼·吉登斯

我们在这部将由三卷本构成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的开篇处,之所以引用了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和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两段话,是因为它们都涉及到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其实,无论是库利还是吉登斯,在表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方面,都有过更为简洁的表述:库利作此论述的那本著作的标题是“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这等于划定了社会学的论域是由“行为”(微观)和“结构”

(宏观)两个方面构成的;而吉登斯则干脆说过,社会学是有关现代性的研究。^①

从表面上看,库利和吉登斯的各自表述及他们对社会学学科对象的想法大相径庭。但是,仔细研究能够发现吉登斯颇具个人特色的表述和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库利的表述之间并非不可调和。以吉登斯为例,一方面,他不断地鼓吹社会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或者说社会学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其目的就在研究现代性及其后果;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吉登斯也一再申明,社会学应当承担起将“行为”与“结构”联系起来的任务。^②因此,可以说,在吉登斯那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性与社会秩序,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他强调的只是人类有关自身行为及其发生场域的研究之所以会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是与在此之前开始发生的人类历史进程的“断裂”或曰“现代性”的出现休戚相关的。正是这种“断裂”,或者说正是自17世纪起出现的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首先在欧洲随后在世界各地使得人性和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变化。我们不久就会看到,那些被称之为“社会学先驱”的思想家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比其他人更为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全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比如圣西门就首先创用了今天已经十分流行的“工业社会”的概念;而我们在本卷中将具体阐释的那些经典社会学家,则大多以类似韦伯的类型学分析,将“断裂”前后的社会形态分为名称各异的两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曼恩那里称为“身份社会-契约社会”,在斯宾塞那里称为“尚武社会-工业社会”,在马克思那里称为“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滕尼斯那里称为“社区-社会”,在托克维尔那里称为“贵族制-民主制”,在迪尔凯姆(亦被译作“涂尔干”)那里称为“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在韦伯那里称为“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

^① Giddens, Anthony, *Sociology*, New York: Norton, 1988.

^② 参见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在库利那里称为“首属群体-次属群体”，在索罗金那里称为“亲密关系-契约关系”……一直到社会学诞生 100 年之后，还是有许多社会学家仍在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将社会作类似的类型学划分：如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贝克尔的“神圣社会-世俗社会”，以及费孝通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现代性的出现，或者说没有因现代性的出现而造成的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巨变，就不会激发这些思想先驱们去思考这种“断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社会学当然也就无以产生。

尽管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具体讨论社会学是什么，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将“人性与社会秩序”尤其是这两者因现代性的出现而发生的剧烈变化，确定为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会影响甚至决定我们对这部著作的历史进程和具体论述的选择。在这样的架构下，我们能够看到，早期的社会思想和后来的社会学思想的区别恐怕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1)早期的社会思想探讨的是人性与社会秩序的普遍关系，而后来的社会学思想关注的则是工业社会，或因工业社会的到来而造成的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巨变；(2)正是因为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使得社会学家们有可能从新兴的自然科学中获得借鉴，以一种不同于人类早期先哲们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探讨人性与社会秩序。如果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就能够看到，整个社会学中宏观传统和微观传统的分野，其实就表现在社会学家是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人性”还是放在“社会秩序”之上，是认为人性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或不断建构着社会秩序，还是社会秩序派生或不断塑造着人性。我们同时还能够看到，社会学中各种不同的范式以及范式间的对立与交替，既与人们在何种层面上讨论“人性与社会秩序”问题以及对这两者的关系给予的具体解释密切相关，也与人们对现代性及现代性的后果的理解不无联系。比如，“后现代社会学”这种新的理论范式的出现就是后现代性或现代性的反思的直接结果。因此，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社会学和现代性的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社会学既是对自 17 世纪开始延续至今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及结果的理解与阐释，同时其本身又是这种迅捷的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已经说明，尽管从人类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天起，就在结成

丰富的社会关系,展示救助、合作、亲情、欺诈、剥削、侵犯这些称之为“人性”的不同侧面的同时,开始了对自身行为和社会秩序的思考,但是,将这种思考与一般的对自然和社会过程的思考区分出来,并用特定的经验方法加以分析,则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事。这种说法意味着,一方面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思考不是近一二百年来才有的事,它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动尤其是因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而导致的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日益复杂化,或曰现代性的出现,则使得后来者有机会也有可能以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方式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加以新的思考。这样一种事实使我们虽然没有必要花过多的篇幅像哲学家或政治学家那样去论述奥古斯特·孔德之前的思想家们的贡献,但了解这种贡献的背景和意义,以及近代以来这种贡献怎样在来自变动社会的力量的推动下孕育了一门新的学科的诞生,则是公正而有益的。

一、思想遗产:从古代希腊到 18 世纪

当我们为今天已十分庞大而自成一体的社会学思想开列其所继承的遗产清单时,应首推古代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学生,但师生两人无论在基本观点还是在性格、气质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一开始就赋予了从古至今的社会理论的多元品质。

柏拉图(前 427—前 347 年)不仅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古代希腊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留下关于社会研究的系统著作的人,以致有人认为“出身于雅典贵族阶级的柏拉图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学的实际奠基人”^①。

柏拉图是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尽管后者有关知识和理性能够使人摆脱恶而追求道德生活的见解促成了柏拉图建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蓝图——“理想国”^②,但他却完全背离了苏格拉底关

① W. D. 珀杜等:《西方社会学——人物·学派·思想》,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34 页。

②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47 页。

士多德认为,社会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而“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①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政治或城邦或国家是社会的同义语,因此他会说“人是政治动物,天性趋于与他人一同生活”,并且“人是为了成为公民而生的”。^②这些论述所欲表明的中心思想是,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具体说来,一方面,人类具有合群的本能,需要过社会生活,而人的这一本能只能在城邦或国家中充分实现;另一方面,城邦或国家又是人类本性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目的就是要保证人类本性的充分实现。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不难发现构成后来的社会契约论的那些基本的理论要素。

实际上,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决不限于上述有关人性和社会关系的讨论,“现代社会心理学许多有关态度和劝说的研究是与亚里士多德直接联系着的,他将这些内容归入了修辞学”^③;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释的人类社会行为的交换论观点称得上是现代交换论的滥觞;而他对自由民中中等阶级能够平衡富有和贫穷阶级的论述,同样使当代从事中产阶级研究的社会学家受益良多。

以希腊哲人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时代以后,开始进入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状态。尽管先是通过亚历山大帝国,后是通过罗马帝国,希腊文化被传播到地中海沿岸直达欧洲和不列颠,但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中能够传给后世的杰出思想是十分鲜见的。

当然,事情常常会有例外。自中世纪中期开始,因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加之教会与当时的封建体系的日渐融合,产生了将天国和尘世、教会与世俗政权以及天启和理性相互调和的需求。基督教神学在系统化和哲学化的要求的推动下,开始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而后者的社会哲学自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流传。这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②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67b, 1097b.

③ Sahakian, William, *History and System of Social Psycholog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2, p. 13.